

## 侗年

□石庆慧(侗族)



侗族歌舞

侗年打糍粑

过侗年喽！  
进入冬季，侗家的年就开始了。凡过侗年的村寨必然热闹非凡、红红火火，举寨欢庆。

侗年来临之前，寨子里的女人会先大张旗鼓地制作侗果、米花、麻叶之类的传统吃食。说“大张旗鼓”，是因为它们的制作技法虽然不难，却程序繁杂，往往需要由姑嫂、妯娌、婆媳、母女、邻居三五成群地相互帮着加工制作。比如侗果，先要上山采摘甜藤，将之锤烂，过滤取汁，浸泡糯米。甜藤汁水具有酥松与增甜的作用，是糖水不能替代的。然后蒸糯米饭、打糍粑，切成方条晾晒，晾干后油炸、穿糖衣，膨胀松软、香甜可口的侗果就制作好了。你尝尝我家的味道，我尝尝你家的味道，客人来了随吃随取，离别时再奉上一包当作礼品。年味也就在家家户户制作这些传统美食的忙碌中，率先流露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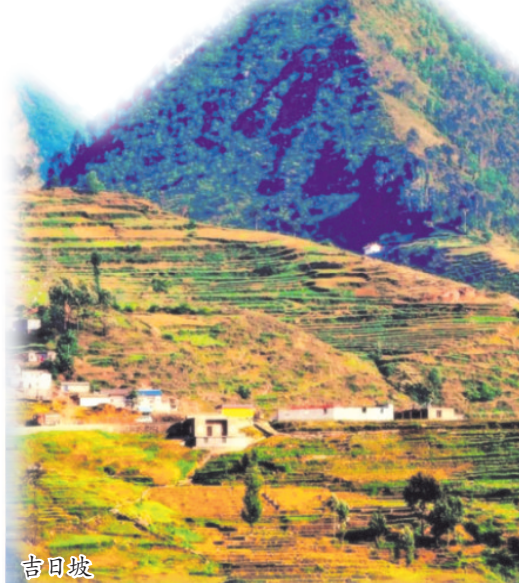
要过年了，得把盛装翻找出来。女人的外衣、里衣、肚兜、云肩、围腰、百褶裙、绑腿，以及头上、耳上、手上、手上要佩戴的银饰；男人的头帕、靛染的衣裤、绣花马甲和腰带等等，先检查是否齐备完好，缺下的，或借或买，赶紧补上。然后，将氧化发黑的银饰细细清洗、擦亮，确保节日期间能够穿上漂亮的盛装。不同年龄段，盛装的样式各不相同。那些操劳的妇女，那些粗犷的汉子，那些不精打采的老人，以及灰头土脸的孩童，一旦穿上盛装，就仿佛换了个人，有了昂扬的精气神，脸上、心里就不自觉地有了光亮和欢喜。

过侗年的活动太多了，它不仅是侗家人团聚辞旧迎新的日子，更是民族文化的大展示。

过侗年，不是各家过各家的，而是整村整寨的集体活动。侗语有个词叫“月咄”，即村寨之间相互做客之意。这个节日我村邀请你村，下个节日你村又邀请我村，一出动便是整个寨子的人，宴请也是

## 吉日坡下水清清

□邹安音



吉日坡

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。

出了大凉山北大门甘洛县的高铁站，只一眼，便恍若置身仙境：前方山峰被云雾包裹，若隐若现；右面河流九曲蜿蜒，像一张画布缓缓铺展。

水是万物之母。甘洛河、尼日河等，这是甘洛地区跳动的脉搏，是它的生命之源。每一朵浪花都有自己的梦想，每一条江河都有自己的故事，甘洛河就像一位尊尊荣荣的智者，因为一座山的加持而愈发清亮，似乎包藏着世间所有的秘密和传奇，让人神往。

甘洛河之上的那座山峰，便是彝族人心目中的圣山——吉日坡。吉日坡的彝语意为“闪光的地方”或“秤星”，传说它是彝族繁衍的原初之地，又传说吉日坡里生出十二神，十二神在守护着吉日坡。据彝族古籍《勒俄特依》记载：远古洪水漫天地，众多高山峻岭都被淹没，世界仅剩几个山顶。唯

吉日坡，隐约闪金光，给人以希望，由此成为彝族人的精神图腾。

面对圣山的那一刻，我们的目光也变得无比虔诚和清澈。仰望吉日坡，她就像一位身姿曼妙的仙子，一半隐匿在云端，一半玉立在世间。水墨般的云层忽而飘过来，遮盖了她的发梢；忽而又远去，呈现出她简约而端庄的轮廓。

吉日坡之下，甘洛河之上，在白云袅娜升起的地方，梯田层层叠叠而起，每根线条都清晰自然，就像彝族阿妈手上绣的绿锦带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维系着彝族人的多情和温柔。

普昌镇足木村的高山梯田云遮雾绕，自然也有一个很美的别称与之相配，人们称呼它为水墨梯田。梯田之水犹如天上来，自上而下流进每一块梯田，成为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不可多得的一分子。凝视那一汪汪清澈的泉流，它们显然高兴极了，从山顶的森林里汩汩而来，一路弹奏着美妙的乐音。

有山，有水，有田，便是人间好去处。走过新屋，穿过田埂，看着新栽的紫色水稻，人们满心欢喜。当丰收的秋天来临，吉日坡金色的阳光就会照过来，普昌水墨梯田就会成为甘洛的粮仓，满足人们最朴素的生活愿望。

圣山、森林、雪水、梯田、河流……它们组合成了彝族人家生活的调色板，丰富而多彩，就像彝族传统的火把节，熊熊燃烧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；就像甘洛河从不停止追梦的脚步，一直向前、向前……

在我们面前，尼日河泛着如玉般的波光，有时候平静得像一面绿镜，有时候却像是一条奔腾的骏马，在险峻的山谷里暗暗奔流。她用博大的胸襟容纳天地，又挡住两岸的落石飞沙，倾其所有，哺育着这里的每一个人。

临水而居，背靠青山，这便是绝佳的地理位置。似乎为了了应和母亲河的心跳，又似乎一直想追寻母亲河的脚步，甘洛县城很

的戏码，往往一唱就是好几天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侗家人追逐侗戏的脚步，就像那个时代的人们追逐露天电影的脚步。遗憾的是随着电视的普及，侗戏在这个时代逐渐没落了，许多侗寨都只留下空空的戏台。近些年，政府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保护，侗戏在年节中又重新被搬上了舞台。

当然，侗家人凡过节，哪能少得了唱大歌呢？寨门迎宾要唱，祭祀敬萨要唱，行歌坐月要唱，喝茶敬酒要唱，比赛斗歌更要唱。“饭养身，歌养心”，热爱歌唱的侗族人民模拟大自然的各种声音，世代积淀形成侗族大歌，其优美的旋律、自由的节奏、浑然天成的和声，体现了东方独特的音乐形态，被誉为“清泉般闪光的音乐”，2009年获批准列入联合国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。侗族没有文字，歌唱是一门代代相传的大课程，老歌师传授给中青年，中青年又传给小孩子。歌是载体，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，历史、文化、信念就这样在歌声里代代相传。只要过节，天籁般的侗族大歌就会唱响四野，铜铃般清脆嘹亮的歌声就会环绕着侗寨，让侗寨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。

“大歌声辞旧岁，芦笙踩堂迎新年。”侗家人大型的节庆活动都以芦笙为贵。“迎来送往，芦笙奏响”，意味着侗家人的最高礼仪；“芦笙一响，脚板发痒”，表明了芦笙在节庆活动中的参与度。过侗年，斗芦笙是最常见的赛事。参赛的芦笙队在坝上卖力地吹奏，评委则在附近的高山上，看不清参赛的队伍，仅通过聆听声音的雄浑和音调的齐整举旗评判，公平公正，丝毫不带私心。多声部的大歌讲究的是配合，群体奏响的芦笙亦需注重默契，一次次的歌唱与吹奏，磨炼着侗家人团结协作的心性，也将村寨、族群紧紧团结在了一起。

唱了，跳了，接下来就到了吃吃喝喝的时光了，侗家人过年，会欢聚在一起吃合拢宴。合拢宴又叫长桌宴，是乡亲们团聚和招待客人的独特宴席方式。侗家好客，寨里来了客人，家家都想宴请，客人吃不过来，便每户出一个拿手好菜，摆上长桌，合拢起来宴请，于是有了合拢宴。酸汤鱼、腌鱼、腌肉、香糯糯米饭、油茶、侗果等侗家特色美食，都是合拢宴常见菜品。现在一些村寨过侗年，还会举行扔猪脚、捉鸭子、抬柁槽、背媳妇等趣味赛事，亦有汇聚侗家特色产品的年货集市。过年，不就是将那一桩桩烟火里的小欢喜，酝酿成一顿丰盛的氛围大餐吗？

说了这么多，也不如你亲自到侗寨来体验一番。又要过侗年啦，你若来，必有热闹相迎！

长很长，从头走到尾，需要走一两个小时。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众多，每个人的脚步不一样，或者也都想表达自己的故事。

近乡情更怯。走在甘洛的街上，这是一个青春年少与花甲之年足迹的再次相印与重逢，听着与甘洛分别四十多年后的脚步声，在同行者朱丹枫的心里，甘洛就是他心坎天下的养母。在这里曾经当过兵的他，虽然已经不再有芳华岁月，但只要喝过这里的水，心里就永远惦记着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石。

长长的尼日河边是长长的甘洛县城，就像彝族绣娘手中长长的丝线，牵扯着甘洛人的情感和生活，编织着过往岁月的一经一纬，讲述着那些烟火人间最平常的家里事。彝家少女初长成，从母亲那里学刺绣，一代一代传承，似乎成了成长中最重要的事。

彝家最重要的当然是火把节，这可是被彝族人誉为“眼睛的节日”，它就是心灵的窗户，我们从其中既可以窥见先民一路辗转迁徙的艰辛，也可以一展今天尼日河畔彝家人载歌载舞的样子。当然，彝族年也不可错过，因为它是“嘴巴的节日”，面对那些诱惑味蕾的坨坨肉、玛玛菜、老腊肉等，怎么能不抱出一坛自家用纯粮食酿造的杆杆酒，大快朵颐呢？

精明能干的阿西巫之莫是甘洛彝族刺绣的传承人。走过长长的街巷，在一个挂满彝族传统服饰的小店里，我们看见她正手把手教着一个彝族妇女刺绣。一针一线，一言一语，一绣一缝……这实在像极了指尖上的舞蹈，甘洛的风土人情就呈现在各种各样的传统服饰上，有帽子，有腰带，有包包，那么美丽，那么逼真。

一团团彩色的丝线放在竹筐里，就像春天盛开的花蕾。那一点绿，代表着甘洛这片青山绿水，万物生长，草木茂盛；那一片黄，象征着甘洛金色的秋天已经来临，丰收在望，五谷丰登；那一团红，不正是火把节燃烧的火焰吗？而那一抹黑，呈现出的则是甘洛的黑土地丰饶，索玛花儿开。



## 小院四季

□马玉珍(回族)

自从在花园里种上了花，外公就有干劲了，每天早上端了茶杯，就在小花园那儿溜达。回来给外婆汇报，什么花发芽了，什么花还没啥动静，并质疑：是不是种子有问题？外婆说，不会的，种子都是我亲自摘的，年年好好的，今年会不行？再等等。果然，几天后，那花的芽苞从地里钻了出来，长势喜人，一天一个样。

小时的我满院子跑，时不时钻进花丛里，痴迷于飞来飞去的花蝴蝶。花的身架比我高，我钻到里面，外公外婆一时找不见我，急匆匆的身影一再从我眼前闪过，让我暗自得意。

虽然天气热了，外婆的火盆还是每天一早就要燃着煤炭，煨砂罐煮茶。茶香弥漫时，外公去泉湾挑水回来了，这是外公每天一早必做的工作。扁担吱吱扭扭颤颤地扭闪着进院门来，而我还在梦里。听着吱扭声，我在睡梦中似乎看到外公高大的身躯，在窗外闪了一下。外公在台沿上俯身放下两水桶，揩去脸上的汗珠，将脱了钩的扁担举起，挂在墙上。两头的铁钩子碰撞在一起叮当作响，噼里啪啦一阵后安静下来。台沿上有一口半大水缸，外公将两桶水哗哗地倒进去，水打着旋，清亮亮的水漫上了缸口，在缸沿边扑闪着，慢慢沉寂了下来，成了一面深不可测的水潭。

外公挑水回来，上坡下坡几里路，身上一时显得热乎，倒了茶就坐在台沿上一口口慢悠悠呷着，打眼欣赏着花园里蓬勃的花草。他眉眼浮动亮晶晶，知足而愉悦。喝茶时，外公下巴一撮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在那儿簌簌地抖动，他不时用手拿捏抚摸。我有时趁外公不注意，会偷袭他，出其不意地揪一下他的胡子。外公惊叫一下，扭身看向我，嘿嘿笑着，并不忍呵斥我一声，只是起身摘两朵虞美人给我。

每天外婆从水缸一舀完水，就会拿盖子上，并压上一块厚木板。她是怕我闲得没事干，揭去盖子，扔什么东西进去，把水给弄脏了。这样的事我干过，一次，我踩着小板凳，将一只鞋扔进了水缸。

外婆一早很少到院子里去，她围着她的火盆，在煮茶水。看我举着花进屋来，外婆埋怨摘花干什么，让它好好开着，不行吗？

外公从窗外接活道，我摘的，杂妮哈稀罕花。在这地方，小女儿叫杂妮哈。

我才不管外婆说些什么呢，到院中，高擎着两朵绸缎般的花，围着花园唱起歌谣：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儿在说话，请你现在就开花……

外婆看到，她笑了，搬了张凳子出屋坐台沿上，喝着茶，看我颠三倒四地唱着，扬着两路脚乱舞。

早上蒙蒙的雾气褪去，太阳公公慢慢爬上东面的墙头，暖暖的光芒照拂着院子里的树木，菜园里的蔬菜，花园里的花儿。

暖暖的灿灿的光线，照醒了墙壁缝里、屋脊空隙里的麻雀，它们像豆子一样弹跳着出窝来，又一个跳上南墙边的树梢上，聚集在一处，一串串的叽叽喳喳。它们的叫声稀疏时如撞响了铜铃般，噼里啪啦，悦耳动听；有时大家一起叫，恍若大锅里炒起了豆子，急急促促，急切嚓嚓起了争执般，一时也平息不了。

外公嫌吵，起身走过去两只大手朝树上轰，麻雀们便起飞绕一圈，落在前院人家的屋脊上，站成一排，东瞅瞅，西瞧瞧，然后又吵起来，时而来个单人唱，时而来个合唱。也是拿它们没办法。

我们进屋吃早饭。早饭外婆准备得比较丰盛，炕桌上不时地有奶皮、酥油、或奶茶。奶皮是最受我们欢迎的，尤其是我，见了奶皮，兴奋喜悦，迅速爬上炕，趴在炕桌上，看外婆将软糯醇香的奶皮切成菱形，码在白瓷碟里，既好看，又呈现出一种高雅气质。用筷子撩几片奶皮于碗中，倒上滚烫的茶水，奶皮黄灿灿地浮上来，散发着浓郁的奶香，勾人食欲。

奶皮不是外婆能做得出来的，隔三五天，院门口，总有从山里来戴青色盖头的回族阿娘拎着柳条篮子，在巷子穿堂，高声叫卖：“奶皮，奶皮。”声音越过院墙，传进屋里。有那么一两个阿娘在我家院门口盘桓的时间比较长，一再喊“奶皮”。我怀疑她们其实在喊外婆，好像此刻外婆的名字叫奶皮。外婆听到叫唤，掀开门帘竖起耳朵会仔

细听一听，然后确定了什么似的，揭开炕席从底下摸出几元钱，快步奔出院门。她揭开柳条篮子上的白纱布，审视一番，瞅成色，瞅新鲜度。瞧上不了，不多拿，两张。付了钱，捧着两张叠一起的半月形状的奶皮，回家来。外婆不是逮着谁喊“奶皮”就买谁的，她认准了那么一两个洁净利索的阿娘，认准了她们的叫声，当她们喊“奶皮”的声音响起，外婆就知道她们来了。其他人喊，外婆掀起门帘听上一声，还是做她的事，不再理会。

吃完饭，外公出去干活，外婆就收拾家，就在院子里洗衣服，或是钻菜地里锄草，又或者在院门外和邻居扯会闲话。

我趁外婆不在屋，就溜进堂屋，掀开纱布，偷偷摸摸掰上一小块奶皮，大白兔奶糖大小的一块。我不敢多掰，怕外婆发现。我掀起围着纱布“作案”时，心咚咚直跳，腿也似乎站不稳了。得手后心情是激动的，躲进花丛中，或藏在门板后面慢慢品尝。细细品咂中，感觉这世间再没有比奶皮更美味的食物了。

过了不大一会，心思又动起来，想强行压制住心中的馋猫，又搞不定自己，便一步步溜进堂屋，再次得手后又处于羞愧和矛盾中不能自拔。有奶皮的日子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是煎熬的日子，是快乐与痛苦并存的日子。

奶皮总有吃完的一天。没有奶皮吃的日子，炕桌上还有黄灿灿的酥油，外婆给三个人的碗里各削一小块，用茯茶水冲化了，掰一块外婆烙的油花馍一蘸，送进嘴里，丝滑浓郁，虽比不上奶皮浓香，但味蕾上的个中滋味，也是绵绵悠长。

等到炕桌上断了奶皮，也没了酥油，外婆便会在前一晚便呼外公去买牛奶。后院赛赛阿娘家养有一黑一白两头乳牛。外公一手提着牛奶瓶，一手牵着我，在暮色缭绕中，去赛赛阿娘家。这时，正是赛赛阿娘挤完奶的时候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外婆就在火盆上煮奶茶，砂罐里茶水滚着细浪，氤氲的茶水有一股涩涩的气味。那是外婆在茶水里放了草果粉与花椒粉的缘故。我喜欢闻这味儿，这苦涩的袅袅茶味，让人气定神闲，悠然自在。

花园里的花儿们开了，在清风里起舞。荷包牡丹的花朵是一只只玲珑的粉紫色小荷包，碧绿的叶子间花朵连缀成一串，少妇发间簪子吊坠般垂落，羞涩而又含蓄地绽放开来。低眉顺眼的，一副俏也不争春的模样，让人产生怜悯之情。

我喜爱荷包牡丹的花朵，但很少去摘，只是用手掌小心地捧一捧，让花朵倾斜了身子在我手心里呆那么一时半会，感知一下它们的鲜艳与娇嫩。

秋天，树上的树叶慢慢落尽，枯叶满院飘，外公外婆早早晚晚都得收拾院子。不过，灯笼菊似乎没有忧愁，没有悲伤，还在角角落落星星点点地开着。花蔓花枝都让外公外婆清理完了，风吹过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没有什么来回应风的招呼，没有树叶的簌簌声，没有花朵的摇曳声，没有蜜蜂、蝴蝶的嗡嗡声，菜园花园里一派寂静。

昔日的缤纷色泽黯淡了下去。院子里曾经是吵吵闹闹的，每天花儿们都在争奇斗艳，无声地喧嚣着，现在，一下子安静了，连一向叫得欢的麻雀也懒得出声了，蹲在没有了遮掩的树枝间，木呆呆的。

冬季是高原上最漫长的季节，也是最难挨的季节。外公和外婆在炕上看着空荡荡的院落，神情里尽是落寞。他俩会提起小花园里的花，期待着春天的来临。

一年一年里，花开花落，外公的胡子从油黑到花白，从一小把到落在胸前的一大把；外公的腰身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不再挺拔了，他有时扶着墙站那儿，咳嗽着，半天不挪一下，显得那样地力不从心。

这个过程是如此平淡，让人毫无察觉。多少个春夏秋冬过去了，小院、外公、外婆都不在了。唯在记忆的心海里，他们永远在我心里，我用笔记录着，缅怀着，回味着，用这种方式治愈着漫漫人生中的平庸与困顿。

人的一生里，大概都有一段这样美好的岁月，像灯笼菊，会开长长的一季，没有忧愁、没有悲伤的，让人永久向往与怀念。